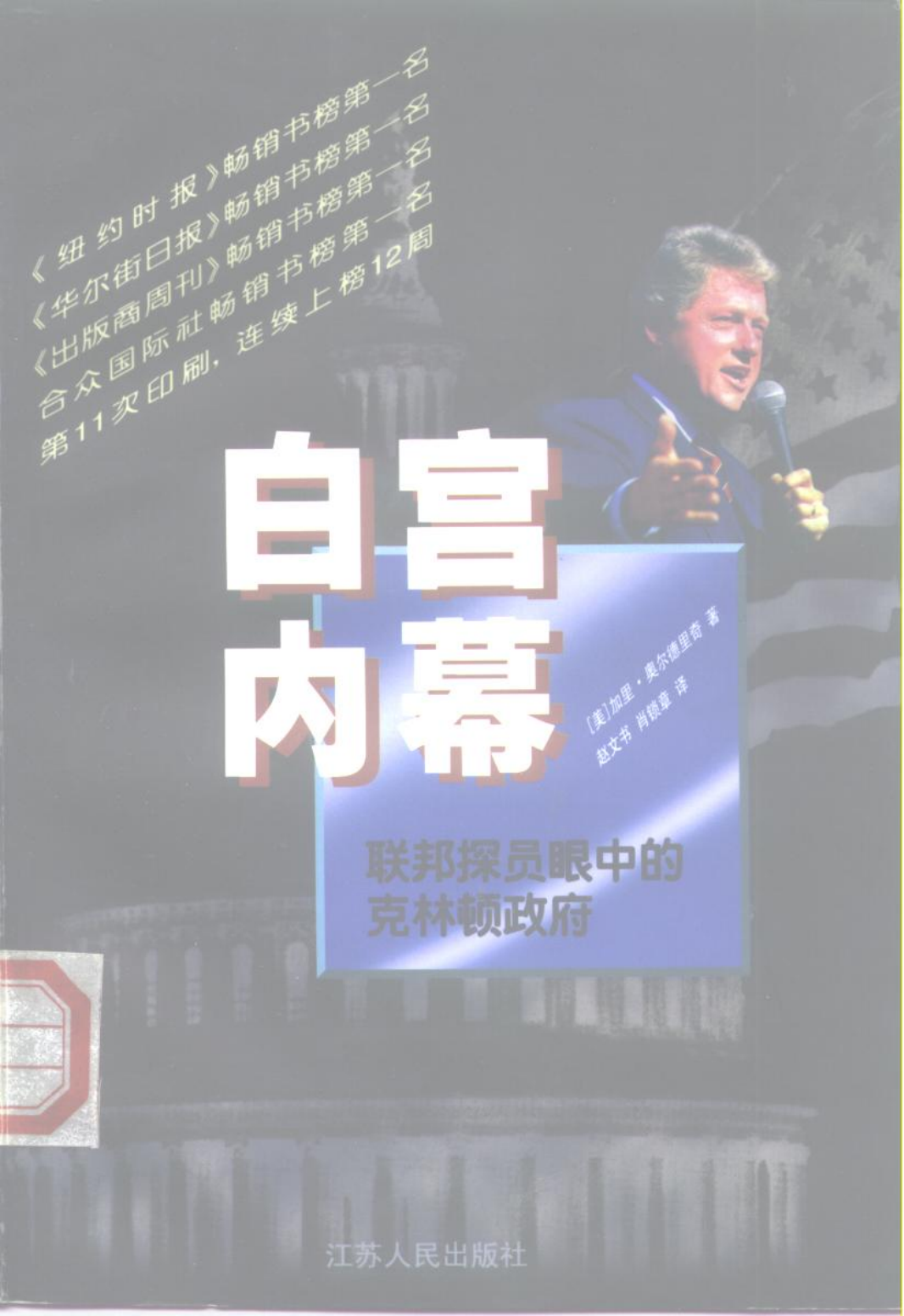




《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一名
《华尔街日报》畅销书榜第一名
《出版商周刊》畅销书榜第一名
合众国际社畅销书榜第一名
第11次印刷，连续上榜12周

白宫内幕

[美]加里·奥尔德里奇 著
赵文书 肖锦章 译

联邦探员眼中的
克林顿政府

江苏人民出版社

Unlimited Access

Copyright © 1996 by Gary Aldrich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7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egnery Publishing,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白宫内幕——联邦探员眼中的克林顿政府
著 者	[美] 加里·奥尔德里奇
译 者	赵文书 肖锁章
审 校	吴世民
责任编辑	汪意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印 刷 者	扬州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页 2
印 数	1—10140 册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159—5/D·321
定 价	11.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引用说明

本书每章的开头都抄录了两段语录。一段摘自索尔·阿林斯基的《激进派准则：现实主义激进派实用入门》(以下简称为《激进派准则》);另一段摘自《乔治·华盛顿与人交往和交谈时的礼仪和举止准则》(以下简称为《乔治·华盛顿之礼仪准则》)。两段语录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前者力图摒弃正确的道德规范，后者则力求对其大力提倡。

我个人认为，索尔·阿林斯基的观点与克林顿及其同仁所持的道德观大体吻合，而乔治·华盛顿的观点则更与大部分美国人对白宫工作人员的期望相符合。如果一个政府里无论是男职员还是女职员都不讲道德，那他们必将滥用自己手中的职权，而国家的昌盛也必将是一句空话。

前 言

在我的联邦调查局委任状上,写着这样几句话:

兹任命加里·奥尔德里奇为美利坚合众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他有权对违反美国法律之行为进行调查;有权对与美国有关或部分有关的案件收集证据;有权履行法律赋予的其他职责。

现在这份委任状上已盖上了“退休”的印戳。我为它镶了镜框,永远挂在我书房的墙上。

其实联邦探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事实,记录事实,并将之呈交给法官、陪审团或者美国总统的顾问。

我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 26 年里,受命对无数起案件进行过事实调查,其中不乏很多性质特殊、处理很棘手的案件。我们都见过或听到过很多铁证如山的事实,法官们为它取了专门的名称,叫做“确凿的证据”,也就是说这些事实毋庸置疑,也无需说明,就像人人皆知的“水是湿的”、“火是热的”、“骗子就是骗人的人”等等事实一样。

我最初在洛杉矶开始我的特工生涯时,和我搭档的是一位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助理律师。我们奉命调查一起贿赂案,案件涉及的对象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一个督察。他涉嫌从承包商那里收取贿赂,致使承包商侵吞了大笔住房维修专用拨款而未进行一点维修工作,而这笔维修款是从纳税人那里征集的。

老实说，我们手中掌握的证据很少，但是，这桩罪行特别令人发指，因为如果那些刚“修缮”过的房子屋顶漏雨，电路短路，或是壁炉无法供暖，贫穷的住户是无力进行修缮的。因为他们受了坑骗，也无力把自己破落不堪的家修缮好，他们只得一走了之，也就失去了其圆上美国梦的小小机会。他们可能会因赎回抵押品权利的取消和最终的破产而信誉扫地。他们的四邻也都是一些同样被人坑骗的沦落人。而趋于沦落的四邻正是孽生严重罪行的温床。

因为贿赂用的是现金，而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那个督察——我在以下称他为雷蒙德——也没有把这笔钱存入银行，这就使我们很难找到证据。当然雷蒙德矢口否认受贿，并且指责承包商没有动工修缮。他声称，如果真有什么诈骗，那也是承包商的过错，因为承包商怂恿他在未见到工程是否完工的情况下在表格上签了字。要说他有什么罪过，那就是太好说话了，或者说是令人惋惜的懒散。对于一个懒散的督察，你只能将他开除，却不能把他送进监狱。

这个督察在为自己辩护时显得非常圆滑。最后，只有一个承包商敢于为政府作证，并站到证人席上。

可这个证人的过去是很成问题的，包括有酗酒行为和离过婚等等，因而被告辩护律师对他进行百般挑剔，以破坏他所作证词的可信度。我和我的搭档都很担心。被告辩护律师对我们证人品格的尖刻抨击意味着我们可能会败诉。现在我们的证人反倒在“受审”了，以至他不断地进行澄清。但是那位被告辩护律师就像不知道何时应该打住，一味追问：“史密斯先生，你根本就没有付过什么贿赂款，是不是？这一切都是你出于保全自己而凭空捏造的，是不是？看来你对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是不是？你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你妻子把你赶出了家门。一句话，你是个糟糕透顶的人，是不是？”

“好吧，既然你问起，我想就这件事……”史密斯说道。

被告辩护律师意识到了危险，力图打断他：“不用介意，史密斯先生，我想陪审团已经听够了你的谎言。我们都知道你想回答些什么。我的问题问完了，法官大人。”

此时，检察官从座位上站起身，他凭直觉认为我们的证人有重要事情要说。“请等一下，法官大人，我想我们有权听取史密斯先生的答话。”

法官同意了这一请求：“说下去，史密斯先生，你可以继续回答。”

史密斯看上去有些慌张。“法官，如果我要说出来，那我可能不得不用上一些脏话。我想在这儿可能不太合适。”讲这话时，他朝陪审团看了看。

法官笑了笑，说道：“史密斯先生，我想在座的洛杉矶陪审团成员以前肯定听到过你可能要使用的话语。”此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陪审团身上。他们点了点头。

“好吧，法官大人，我想说这么一件事。雷蒙德每次总是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交付贿赂款。他之所以坚持在办公室交付，是因为那儿比较安全。我们交钱给他时，在他坐着的办公桌后的墙上，挂着一只巨大的麋头。每次当雷蒙德打开信封点着成千上万的钞票时，他总要放声大笑。他指着身后的麋头说：‘如果他妈的这麋头能开口说话，我们都得蹲监狱。’”

证据到手了，是“麋头证据”，我称之为 MHT。此时雷蒙德的愧疚表情也已说明了一切。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不到半小时，陪审团回到庭内一致裁定被告罪名成立。

我经常想起这起案子和 MHT 的发现。在我以后所办案件中，总是力图找出“麋头证据”。在我进行刑事调查的 20 年里，无论案件是多么复杂，多么没有头绪，有时办案时间长达几个月，我

总是能取得罪名成立的结果，只有一桩案件判的是无罪释放。这确实是个难得的好工作，它能让人饱尝成功的滋味。而这一切主要还得感谢雷蒙德的那只麋头标本。

现在，我希望本书的读者也能从本书找出与克林顿夫妇、他们的朋友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有关的“麋头证据”，因为我坚信，这些所作所为有违我曾宣誓加以维护的美国宪法。

当然，很多读者会认为这本书不该由我来写。也就是说，以我的身份，我该保持沉默。

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应该相信我国的体制，相信会弹劾白宫的国会。但是我认为，国会对白宫的是是非非一定了解得比我更清楚，可是除了极少数几位国会议员作出过努力外，国会所作所为是缩手缩脚的。

还有些读者可能会说，你应该把提醒公众的工作留给媒体，留给那些专事调查的记者们去做。可是凭良心，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新闻媒体中尚无人在我每天都见到的政府作报道。这个政府中有很多小事，就像警官在犯罪现场找到并放进小塑料口袋的证据，终究会积少成多，酿成大问题。

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调查人员，作为一个干了 1/4 个世纪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我首先注意的是克林顿政府中出现的一些与“性格有关”的表征——衣着、举止、他们所使用的交谈语言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显示麻烦的指示器。但是我很快又发现了许多更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他们公然漠视诚实和正直的行为，也包括他们不愿与我和联邦调查局合作，使得我无法证明这些新工作人员的好品格。之后不久，我不仅有证据表明存在着真正的犯罪行为，而且有证据表明总统、白宫工作班子和国家安全都已陷于危险境地。

我进白宫时认为自己获得了一份众人羡慕的白领工作——开始时的确如此。我根本没有想过我会写书回忆自己在白宫的岁月，就是现在我对此仍感不安。我深信，那些我所敬佩的原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们一定会劝我放弃这本书的写作。想到自己为这本书所付出的艰辛，想到这本书给我的家人和自己所带来的痛苦和烦恼，说实话，我自己都希望能辍笔不写了。

联邦调查局当然也极力想让我停笔。我曾真诚努力让这本书在联邦调查局通过审查，然而，由于联邦调查局对公众知道真相的权利一向无理地苛刻，我的努力失败了。因此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郑重地告诉大家，此书的出版并未征得联邦调查局书面的许可，对此我深感不安。是我的良心驱使我写了这本书。

当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我愿意相信他会是一位好总统。我从心底里敬佩布什执政时在白宫工作过的许多好人，但是我基本上是不关心政治的。我是一个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不是拉选票的。

但是，我在白宫的每日所见却离我的愿望越来越远。我一点也看不出这些人里有谁是在乔治敦、牛津或是耶鲁受过教育的，也看不出这是一届由友好的、温和的、南方民主党人执政的政府。

当我离开克林顿白宫时，我觉得这两年多我是在大街上与新黑手党人——来自阿肯色州的黑手党人进行交锋。我想所有的美国人民都有权知道这次交锋的过程。

目 录

引用说明.....	1
前言.....	1
第一章 初遇克林顿政府.....	1
第二章 特别调查组	18
第三章 能奈我何? (之一)	33
第四章 玫瑰律师事务所北徙	56
第五章 文斯·福斯特揭秘.....	74
第六章 “总统女士, 早上好!”	93
第七章 毒品.....	117
第八章 旅行办公室的悲剧.....	140
第九章 总统迷踪.....	146
第十章 能奈我何? (之二).....	157
第十一章 鼓点依旧.....	176
后记: 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的特别背景调查.....	184

第一章 初遇克林顿政府

《激进派准则》：“手段与结果之道德规范第九条：任何有效的手段都会被对手自然而然地判断为不道德。”

《乔治·华盛顿之礼仪准则》：“如果你珍惜自己的名声，近贤人；与小人为伍不如一人独处。”

1993年1月25日，星期一，我回到了白宫。20日的总统就职仪式我没参加，一是因为没人要求我参加，二是因为我知道那天的交通一定很可怕。就职仪式在星期三举行，我看了电视实况转播，也正好借此机会休息几天。我知道还有大量的工作正等着我去做呢。

我驱车行驶在第66号州际公路，想象着白宫里可能发生的变化：要认识新面孔，结交新朋友，还要了解一个新政府。

30多年来，联邦调查局、特工处和总统诸顾问一直通力合作，对随新总统进入白宫的成百上千的新工作人员进行审查。这项保安制度是综合性的，行之有效，经过前6任总统的逐步完善，它不仅保证了总统的安全，也保证了国家、纳税人和白宫自身的安全。

为完成审查工作，联邦调查局需进行漫长的背景调查，记录每一位白宫工作人员的优良品格。所调查的对象上至白宫办公厅主

2 白宫内幕

任,下至远离总统办公室的无名邮差。此外,联邦调查局还和美国参议院一起在批准过程中对所有的内阁成员进行审查。

联邦调查局在白宫里有一个固定的两人小组,负责对行政部门的雇员和联邦法官进行背景调查,我是这一特别调查组中的主要成员。我在白宫中的搭档是特工丹尼斯·斯卡林布伦。我们专门负责调查在白宫内的工作人员,他们可能会对总统造成伤害或给总统带来麻烦,也可能会损害白宫安全,甚至国家安全。

我们工作的全部内容都与“接触”相关。为完成工作,我们必须能够接触白宫内各建筑物及办公室的每一个角落,必须能够接触到白宫里几千名固定职员和政治官员。

白宫办公室里的所有官员都是新的,这就意味着数以千计的背景调查有待我们去做。此外我们还要调查总统的行政办公室,其中包括一系列半固定性质的机关,如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白宫固定工作人员中大部分文职人员将继续留任,但他们也必须每5年重新审查一次。

我在布什的白宫工作过两年多。其间我和搭档每月要进行的调查多达50宗。每宗调查都很彻底,至少需要在白宫内进行7次面谈,两次材料核对,此外还须向白宫顾问提交一份长达10页的准确无误的报告。

我们无法预料每次面谈会花多少时间。许多人是第一次面对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问他们的问题也是从来没人向他们问过的。接受联邦调查局调查的人也许会很担心,许多人完全有理由对我们心存疑惧。

许多雇员一直是一帆风顺,直到经过联邦调查局调查才被发现是个说谎者。有些谎言,或某种行为表现,足可使某雇员进不了白宫。

联邦调查局的背景调查涉及面之广,也许只有中央情报局的

调查才能与之相比。对普通职员的投资通常是调查他们过去 15 年内的生活情况；而对高级雇员的调查则须调查他们成年后的所有生活经历，要调查他们以前所有的雇主和工作记录。我们还审查大学成绩，走访有代表性的教授以及调查其他与学历相关的材料。此外我们还调查一切对白宫欲雇用人员有无受过指控和犯罪记录，调查他们的邻居、朋友以及合伙人。

我们的调查工作几乎不受什么限制，但最近有些限制被错误地强加在我们的工作上。如果我们发现某人有品格问题，我们往往不仅要调查诸如信用记录等基本问题，还要调查他的电话记录、病历以及其他详细记录，以确定这一品格问题是否可以“冲洗掉”，抑或是个洗刷不掉的污点，应引起白宫顾问的注意，以保护总统及其直属机构。

为调查某个案件，我们可以动用上百名特工进行全球范围大调查。联邦调查局的背景调查决不是件小事，它至关重要。

白宫雇员必须符合一系列标准，这些标准当然不是毫无道理的，它们都是经过仔细斟酌，完全合法的。

背景调查包括四大要素：品格、交往、名声以及忠诚。

· 品格——优良品格包括诚实，正直，有职业道德，有积极态度，行为举止得体。品格恶劣则是指某人不诚实、虚伪、懒散，或有犯罪行为等。

· 交往——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可以看与他有交往的人。如某人白天是医生，那么他就不应该在晚上和毒贩有勾当。如某人白天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那么他就不该在晚上和罪犯为伍。如某男士已婚，那他就不该和单身女人共度时光。

· 名声——大部分人在一生中总会有一两个敌人，但如果某个候选人所熟悉的人对此人的印象都是否定的，那就有必要进一步调查此中原委。

4 白宫内幕

• 忠诚——我加入联邦调查局时，忠诚就意味着对美国、对国旗、对宪法的忠诚。而现在的白宫职员则往往把它误解为对美国总统的忠诚。

联邦调查局还调查应聘者的“危险性”和“资格”。

• 危险性——对肯尼迪遇刺以及其他行刺企图，特工处一直不能释怀。无论对白宫外的世界还是白宫内的人员，他们都时刻保持警惕，以保护总统安全。要预测某人行为，包括潜在的危险行为，唯一的途径是通过了解他过去的行为。背景调查一直是最可行的手段。联邦调查局的背景调查也许还不完善，但这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最佳手段。

• 资格——资格审查包括核实某人的美国国籍、学历、技能、经历以及其他因素，借以判断此人是否“有货”，能否胜任政府雇员的工作，从纳税人含辛茹苦挣来的钱中支取薪俸。确认应聘者的“资格”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工作的最终结果是保护总统的声誉。随着新政府的到任，我的任务就是调查并记录新工作班子中的任何品格缺陷，并向总统报告，当然，实际上是通过特别调查组向总统顾问汇报。不过，根据以往我在布什政府中的工作经验，总统对特别调查报告中的发现往往早已了然于心。

过去我就知道，新人员的挑选是很仔细的。谁都不想推荐不适当的人选。如果被推荐人“出了事”，这对推荐人不利，对总统也不利。

但我们一开始就不顺。从总统当选到就职，其间有大约 70 天时间，足可以完成一大批特别调查任务，但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却没接到几桩案子。

圣诞节前后调查任务大批涌来，许多对内阁成员的任命以及对其他人员的任命都是在消息公布于众之后才下达调查任务的，

这与正常的程序完全是背道而驰。这些个案包括内阁人选,如佐伊·贝尔德,莱斯·阿斯平,华伦·克里斯托弗,布鲁斯·巴比特,爱里斯·里夫林,迈克·爱斯皮以及罗伯特·伍尔西等,对这些人的调查需要完成上百个调查项目,其中对每个人的调查都要包括 35~50 次复杂的访谈(总计达 600 多次)。我们奉命必须平均每 4 天完成对一个人的调查,并准确无误地打印出报告。

本来很平常的工作程序变成了危机。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调查这些人必须先找到他们。然而现在正处于圣诞节期间,这些新官们在接到邀请后,许多人不是到滑雪胜地,就是到某些岛屿上度假去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哎呀,我忘了。”

我们还得走访和这些新官员相识的品格见证人,可是假期里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

所有这一切混乱局面最终给政府带来了很多麻烦,这似乎只可能有三种解释,每种解释都令人不安:

也许政府的管理者做事毫无条理,他们未能遵循保证政府办事效率的最基本的程序。

也许政府中的要员认为保安工作并不重要,对可能会出现的风闻、尴尬事甚至更糟的情况持无所谓的态度。

也许政府中的要员对背景调查深怀敌意,决意不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适当的核查或对疑点进行跟踪调查。这也许是因为政府中有人想隐瞒严重的情况,也可能是政府中有人对所有权威人物天生怀有敌意,对各种正常的手续、惯例和标准抱有反感;而所有高级机构,不论是白宫还是大公司的董事会,都必须依靠这些正常的手续、惯例和标准才能避免出现不适当的举动,避免丑闻,避免轻率行为的发生。和克林顿夫妇一样,我也经历过 60 年代,我知道,不少人仍然持有当年的想法,他们认为打领带,准时上班,不讲粗话,不动怒,甚至遵纪守法,这一切都是对人性的压抑。作

为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我知道这一切往往意味着麻烦。对正常的遵纪守法的世界及其标准怀有敌意的人往往对正常的符合法规的道德和伦理也怀有敌意,可能会使白宫陷入尴尬境地的正是这类人。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突然甩给我们这么多需要进行调查的人员名单使我们这些调查者一下就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境地。不久,不可避免的后果就发生了:克林顿在就职的那一天,佐伊·贝尔德被取消了作为司法部长的提名。事情的起因似乎是她雇用了非法移民作保姆并有逃税之嫌。

不用说,这并非吉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有其他征兆。有些是颇为荒谬的。我还记得托尼·本尼迪对我说过的一件滑稽事。本尼迪是布什政府的调度办公室副主任。布什的先遣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梅尔·鲁金斯证实了这个故事。

1993年1月,就在克林顿就职前,托尼和梅尔前往国会大厦会见当选总统的克林顿的私人代表,以保证新总统宣誓就职后权力移交的顺利进行。他们一如既往,穿戴整齐。他们等了又等,直等得有点紧张起来,因为此时来了三个粗汉,在四周转悠,并瞪着眼打量他们。是不是要抢劫?这三人看上去就像飞车族,戴着耳环,扎着马尾巴辮子,穿着又破又脏的牛仔裤,上面穿的是褪了色的运动衫或牛仔夹克。托尼以为他们是来搭看台座位或干其他什么建筑活的,于是他走上前来。

“伙计们,”托尼说,“我们要见几位克林顿政府里的人,你们有没有看见克林顿先遣队的人?”

有个人狠狠瞪了托尼一眼:“我们就是克林顿先遣队的。”

(后来,我的另一位朋友说,有位克林顿先遣队成员戴着一枚红色的列宁像章,引起了特工处的注意。)

还有些征兆更加不吉祥,比如,克林顿夫妇参加总统就职仪式时居然迟到了。是太紧张了,还是临场忙乱?

并非如此。据十分可靠的人士对我说——显然我不能透露提供消息人的姓名——克林顿夫妇迟到的原因之一是副总统戈尔发现通常是留给副总统的白宫西翼办公室被第一夫人占去了。

在总统就职那一天的上午,新闻网的摄像机对准了布莱尔大厦,录下了总统和第一夫人吵架的镜头。有一位我认为非常可靠的人士证实,克林顿对希拉里说,如果她不放弃挤走戈尔的计划,戈尔会把满腔愤怒诉诸公众,甚至会辞职。希拉里叫嚷起来,说她不管那么多,他们之间是有交易的,在大选期间就说好了的,当时传言克林顿与詹妮弗·弗劳尔斯有染,但劳埃德·卡特勒说服希拉里要站在克林顿一边。她说,事情早就这么定了,她无意退让,戈尔不过是虚张声势。

克林顿夫妇到白宫的总统官邸与布什总统和巴巴拉·布什会合,但迟到了半小时。此外他们还首开一个奇怪的先例:以前从未有过新当选的第一夫妇带着朋友一道与离任总统夫妇在蓝厅参加传统的茶话会,然后再在车队的护卫下到国会大厦参加宣誓仪式。然而不知何故,克林顿夫妇居然带着他们的朋友哈里·汤姆森夫妇一起来了。

宣誓仪式结束后,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被迎进国会大厦的一间休息室。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大家都在等着比尔和希拉里出来宣布就职庆典的开始。国会山的一位警官奉命去通知克林顿夫妇大家都已准备就绪。

这个警员敲敲门,然后才推开休息室的门,但他立刻又关上门,匆忙避开。希拉里·克林顿正在怒斥其夫,可以说是“怒极失控”。显然,办公室问题还没处理好。

国会山的警察和特工处人员紧急磋商,如果总统的生命受到

第一夫人的威胁，他们是否要干预。然而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到底什么程度的肉体虐待才算过分虐待呢？”

在第17大街和F街的交叉路口，我把我的联邦调查局办公用车拐进政府工作人员停车区。在白宫附近拥有一个车位是个了不起的地位象征，这一点我心里清楚。我抬头看了看老行政楼的西侧，一切依旧，与几天前布什政府卸任时我看到的老行政楼一模一样。

特工处的卫兵仍穿着和以前一样的制服，依旧还是站在那老岗亭里，有几位固定职员匆匆地从那大门里走进走出。一切依旧，为什么要有变化呢？除了换了个政党，换了个新总统，白宫依旧是白宫。

我从汽车的遮阳板上找出蓝色的白宫通行证，然后把系着通行证的链子挂到脖子上。通过电子大门时需要这个通行证。虽然人人都认识我，但为了给那些不那么注意安全的人树个好榜样，我总是佩戴着通行证。

当我走近那位身着制服、全副武装的特工处派来的卫兵时，他向我笑了笑并挥手致意，然后他眼睛翻了翻，朝身后指了指，接着又摇摇头。他的身后连个人影也没有，所以我猜他所指的肯定是白宫里的克林顿那班新工作人员。

他究竟想告诉我什么呢？特工处人员都曾立下誓言，决不指责总统及其官员。我没有停下来发问，径直走向餐厅，想要杯我每天早上都要喝的咖啡。我经过电动双开门，穿过楼道，来到大楼的西北角，四下一看，没什么值得注意的，一切如常。

但我一进餐厅，情形大变。恰如一个警察到了犯罪现场，我的所有感官立刻活跃起来。这里几乎就像个犯罪现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克林顿政府的人，真是与保守的布什政府的成员有天壤之别。以往一尘不染的餐厅里一片狼藉；餐巾纸散落一地，像随风飘